

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报告

2015-2016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

国家创新基地（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人 民 出 版 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报告

2015-2016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

国家创新基地（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孙姗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5—2016/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哲学
学院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01-018807-2

I. ①国… II. ①复… ②复… ③复…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国外
—2015—2016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0917号

书 名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5—2016 GUOWAI MAKESIZHUYI YANJIU BAOGAO 2015—2016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市隆福寺街99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隆福寺街99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132886 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1/16 印张 38.75
字 数	65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8807-2
定 价	118.00元

Yearly Report on Studies of Marxism Abroad (2015-2016)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in Foreign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The State Innovative Institute for the Studies of Marxisms and Ideological
Trends Abroad at Fudan University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Editor in Chief: Wu Xiaoming

Vice Editor in Chief: Chen Xueming Zhang Qingxiong

Executive Editor in Chief: Zhang Shuangli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Wang Fengcai Lin Hui Wu Meng

Lu Shaochen Lin Qing

主 编：吴晓明

副 主 编：陈学明 张庆熊

本辑执行主编：张双利

本辑执行编委：王凤才 林 晖 吴 猛 鲁绍臣 林 青

主编的话

资本主义危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吴晓明 张双利

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贯穿其整个发展历程的一条核心线索，它的每一个思想环节都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最新性质的把握和对走出危机道路的探索。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发展历程，它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明确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 19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自觉回应；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条件下的工人意识形态危机的直接应对；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政治危机的深入批判。历经这三个环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让我们明确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必然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它还会同时导致无产者们陷入意识形态的危机，使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被阻断。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危机盛行且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又被阻断之时，它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个民主政治的崩溃，致使法西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重建现代文明秩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主题，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已经找到了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谐共处的路径。但 2008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却一直在持续蔓延、不断深化。透过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这场危机的深入批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危机的上述三种内涵似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再度出现。在此背景之下，资本的逻辑和阶级斗争的逻辑之间的张力成为《资本论》研究的新焦点，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社会主义的逻辑之间的对立成为国际左翼思想界的新主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二版的跋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进行了明确界定。政治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

历史性质，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绝对的最后的形式，它在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已经明确显现、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之首要现实之后，它将立即丧失其科学性质，注定走向衰落。面对着 1830 年的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已经获得明确显现，并同时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透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它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趋势。如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它在思想上所把握住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趋势只有经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成为历史的现实。

20 世纪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再度在欧洲出现，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下，革命的浪潮也再度在欧洲大陆兴起。在此背景之下，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自觉回应，对意识形态危机的批判成为他们的思考重点。透过对物化现象的批判，卢卡奇首先从理性形式与非理性内容之间根本对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之导致危机的必然趋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它意味着抽象的理性形式成为了规定生活的唯一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一个自动的、合理性的体系。如此的理性形式无力容纳内容，无论是来自于人本身的“质”的内容，还是来自“对象”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包含着形式理性与“非理性”内容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该矛盾必然导致其周期性地陷入灾难性的危机。卢卡奇同时指出，物化现象还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陷入了直观的态度，他（她）把这个合理化的体系认作是自足的，把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生活看作是永恒的事实。这意味着工人陷入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他们即使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参与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无法自发地突破直观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距离，如果工人们不能突破这种意识形态危机，不能挣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不能在思想上把握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的趋势，所有的革命运动都将归于无效，我们也将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循环中陷入历史的终结。正因如此，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们一致强调，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法，具体实现内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这个关键性的思想的环节。只有这样，工人们才能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上升到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为行动着的革命阶级。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危机发展到了极致。在此背景之下，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早期批判理论家再次在思想上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艰难回应。对现代民主政治危机的批判和对极权主义统治根源的探索成为其理论重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伴随着资本对技术的运用，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资本与理性之间的关系看，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者们要联合为一个阶级才能共同支撑起整个市场的运行，资产阶级除了强调市场有其内在运行规律之外，同时还主张应当以尊重每一个他人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性原则。也就是说，资本一方面借助形式理性来安排生产，另一方面又受到道德理性的限定。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者不再需要联合为阶级来共同进行统治，道德理性被日益剔除，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形式理性，不再对权力有任何限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本对技术的高度运用，它同时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制造了大量的过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的存在为少数的强权者们直接实施对大众的极权主义统治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危机绝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危机，它还会导致现代民主政治的彻底崩溃和极权主义的灾难。对于如此的危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要想守住人类文明的底线，必须能在极致的苦难面前守住人的道德的自发性，并进而守住对理性的自我反思，展开对理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批判。

以上述这三个环节为思想背景，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 2008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又再度把资本主义危机的这些毁灭性内涵提交到了我们的面前。“二战”结束以后，作为对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回应，社会保护 (social protection) 的原则得到了高度重视，它被具体落实为一系列具有福利国家性质的社会机制中。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该体制又再度被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所替代，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再度转型，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在经济方面，是因为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了对资本增长的重要限制，在资本的逻辑的有力冲击之下，福利国家的体制逐步让位；在政治方面，是因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逐渐兴起了各种新社会运动，这些新社会运

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等）直指在福利国家体制下以社会保护的名义所制造出来的各种新型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压迫。这些社会运动虽然以社会解放为根本目标，但它们对福利国家式资本主义的批判却反过来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关于个体自由的主张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全球资本主义，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都被纳入世界市场的逻辑之下，各种不同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在全球的范围内同时并存。另一方面由于不再有任何限定资本的真实力量，资本的疯狂生长也再度导致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关于自2008年以来的这场危机，国际左翼学界对于它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最初，它被认作是以金融危机的方式所引发的新型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如此的危机清楚地表明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根本上是不正义的，因为危机中的受害者几乎全部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他同时还指出，我们可以借助于主权国家内部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各种民主政治机制来形成对资本力量的限定，改善现行体制的不正义。这也就是说，此时的哈贝马斯还坚信，这场危机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危机，它还没有在根本上撼动现代民主政治。然而不久之后，它就被进一步理解为民主政治的危机。最近几年来，关于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左翼学界的热点，学者们已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在原则上与民主政治相互违背。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疯狂进展已经使得民主政治被日益空心化，民主政治完全无法形成限定和对抗资本的真实力量。最后，近年已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或许将再度导致新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是资本对各类技术（金融技术、数字技术和产业创新型技术）的充分运用，它使得资本日益形成垄断；另一方面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来的大量过剩人口。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转移，有大量的产业工人被转化为过剩人口；在不发达国家，资本的长驱直入制造出了大批双重意义上的过剩人口，他们不仅被迫与土地原先的劳动资料相分离，而且由于没有足够的教育水平和技术素养，也同时被彻底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右翼的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再度兴起，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再度出现。

带着对法西斯主义所导致重大苦难的清醒记忆，面对着资本主义危机之多重内涵的再度出现，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理论重心必然发生重大转移。如果说，自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理论重心

一直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最新特征的把握和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那么在这场危机的逼迫之下，人们已经日益清晰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绝对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如果只有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没有对克服资本主义的另一条道路的思考，那么所有这些批判也许只能使我们陷入对资本的逻辑的彻底屈服。在国际《资本论》学界，在2014和2015年度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其研究重心已明确地从对资本的逻辑的单纯批判转变为对《资本论》所内在包含着的双重逻辑的当代阐释。具体来说，即《资本论》不仅讲述资本的逻辑，它同时展开的更是阶级斗争的逻辑。

在此语境之中，对社会主义的重新阐释成为了西方左翼思想的主题。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初，西方左翼思想的主题曾是如何在国际和国内建立健全民主政治的机制，以便能够对资本的疯狂增长形成有效限制，能够使社会正义的原则得到具体落实。在2014和2015年度中，很多左翼思想家已经明确地把理论的重心放在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重新诠释上。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认识到，要回应资本主义的危机、避免极致的灾难，必须重新正面思考与资本主义道路根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西方左翼思想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再度关注，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参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很长时间以来，对十月革命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盲点，但恰恰是对现实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研究才能真正支撑起我们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重新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重解社会主义的理念必然需要中国的视角，需要有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反思。换言之，我们要在思想上展开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积极回应，就必须实质性地在展开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思想对话。

目 录

I 主编的话

资本主义危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吴晓明 张双利

I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 总报告

张双利

53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报告

54 美 国

林 晖 汪功伟

92 德 国

王凤才 周爱民

120 法 国

吴 猛

151 英 国

鲁绍臣

188 俄罗斯

户晓坤

228 日 本

张利军 王 琪

246 拉丁美洲

袁东振

261	意大利	李凯旋
279	西班牙	贺 钦
291	东 欧	赵司空
305	前沿问题	
306	资本主义与“抽象的统治”	
306	真实的抽象及其统治	吴 楠
335	货币的先验力量：马克思的社会综合理论	克里斯蒂安·洛茨/文 李思铭/译
347	联邦战争之血、国家和世界货币的运作	大卫·麦克纳利/文 郑 端/译
369	激进哲学与人民话语	
369	什么是人民？抑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民？ ——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人民话语	蓝 江
390	利维坦与比蒙：论人民与大众	吉奥乔·阿甘本/文 蓝 江/译
416	“人民”一词用法的 24 个笔记	阿兰·巴迪欧/文 蓝 江/译
423	平民的事件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文 蓝 江/译
428	无处可寻的民粹主义	雅克·朗西埃/文 刘冰菁/译

432	激进思想与“思辨实在论”	
432	“思辨实在论”对激进思想的贡献	张寅
471	潜力与虚拟	康坦·梅亚苏/文 张寅/译
487	雷·布拉西耶在 2007 年“思辨实在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雷·布拉西耶/文 张寅/译
495	书 评	
496	终结资本主义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评大卫·哈维的《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	蔡淞任
513	领导权、实践哲学、历史主义：彼得·托马斯的葛兰西	乔治·切萨拉莱/文 蔡淞任/译
523	实践哲学、意识形态批判与“的相关性”	扬·雷曼/文 蔡淞任/译
539	访 谈	
54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米歇尔·洛威 朱梦成 张双利
551	论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马切罗·莫斯托 张双利 李灵婕
565	会议综述	
566	第十二届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会议综述	李雅芝
574	国外文献索引	

Yearly Report on Studies of Marxism Abroad (2015-2016)

Contents

I Editorial Remarks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Wu Xiaoming, Zhang Shuangli

I General Report On Marxist Studies Abroad (2015-2016)

2 General Report

Zhang Shuangli

53 Marxist Studies in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2015-2016)

54 The United States

Lin Hui, Wang Gongwei

92 Germany

Wang Fengcai, Zhou Aiming

120 France

Wu Meng

151 Britain

Lu Shaochen

188 Russia

Hu Xiaokun

228 Japan

Zhang Lijun, Wang Qi

246 Latin America

Yuan Dongzhen

261 Italy

Li KaiXuan

279 Spain

He Qin

291 East Central Europe

Zhao Sikong

305 Research Frontiers

306 Capitalism and “the Rule of Abstraction”

306 On the Rule of Real Abstractions

Wu Tao

335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 Social Synthesis in Marx

Christian Lotz, Li Siming

347 The Blood of the Commonwealth War, the State,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Money

David McNally, Zheng Duan

369	Radical Philosophy and Discourses on the People	
369	What are the People, or, What Kind of People do We Need?	Lan Jiang
390	Laviathan and Behemoth: On the People and the Multitude	Giorgio Agamben, LanJiang
416	24 Notes On the Use of the Word “the People”	Alain Badiou, Lan Jiang
423	The Event of the Commoner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n Jiang
428	The Populism to Be Found Nowhere	Jacques Rancière, Liu Bingjing
432	Radical Thought and “Speculative Realism”	
434	On the Contribution of “Speculative Realism” to Radical Thought	Zhang Yin
471	Potentiality and Virtuality	Quentin Meillassoux, Zhang Yin
487	Ray Brassier’s Presentation at the Symposium on “Speculative Realism” in 2007	Ray Brassier, Zhang Yin
495	Book Review	
496	Why is It Necessary to End Capitalism and How is It Possible?	Cai Songren
513	Hegemony, Philosophy of Praxis and Historicism: Peter Thomas’ Antonio Gramsci	Giorgio Cesarale, Cai Songren
523	Philosophy of Praxis, Ideology-Critique and the Relevance of a “Luxemburg-Gramsci Line”	Jan Rehmann, CaiSongren
539	Interview	
540	Ecological Marxism	Michael Lowy, Zhu Mengcheng, Zhang Shuangli
551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rxological Studies (Interview)	Marcello Musto, Zhang Shuangli, Li Lingjie
565	Conferences	
566	Overview: the Twelfth Annual Confer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 Yazhi
574	Index of Marxist Stud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014—2015)

总报告

张双利

综观 2014、2015 年度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危机继续蔓延和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不断出现的背景之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左翼政治的理论反思成为核心主题，其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这是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对近几年来关于新帝国主义讨论的继续和深化。其次，由于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高度关注，《资本论》研究依然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热点。与前几年的研究相比较，它明确地体现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向努力。既有从“抽象的统治”和形式分析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进一步阐释，也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研究范式的反思，强调必须重点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的和革命的维度。最后，在对左翼政治的理论反思方面，出现了三条路径同时展开的局面：一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重新反思；二是在新社会运动的现实经验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与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三是在当代激进革命政治的内在困境中重新界定人民的概念。

一、资本主义研究

自 2008 年危机以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明确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

的普遍趋势，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一方面，资本主义研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成为各类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的首要议题；另一方面，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资本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兴趣持续不减，相关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无论是在北美和西欧，还是在拉美、日本和俄罗斯，我们都能看到如此的思想状况。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方面，它在2014和2015年度的发展大体上有两大趋势：一是，“全球资本主义”成为研究的焦点；二是，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等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前者的研究重点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复杂规定性和内在危机；后者的重心则在于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具体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

（一）全球资本主义研究

自21世纪以来，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和基本发展趋势，对帝国和新帝国主义的讨论逐渐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热点。在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2000年出版《帝国》之后，伍德（Ellen Wood）2003年出版了《资本的帝国》，哈维（David Harvey）同样在2003年出版了《新帝国主义》，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在2009年出版了《帝国主义和全球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所有这些关于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讨论在最近几年内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继续。在2014、2015年度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全球资本主义或全球帝国主义的讨论中，最受关注的三个核心话题分别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复杂规定性和内在危机。

1. 内在运行机制

回溯哈特、奈格里、伍德、哈维和卡利尼克斯等人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争论焦点都集中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上。首先是哈特、奈格里，他们基本上否认国家制度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明确地超越了传统帝国主义的时代，进入了帝国的时代。在运行机制上，资本在全球的统治已经不再直接借助于国家的强力，由资本的竞争所导致的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问题已经不再重要。其次是伍德，她直接反驳哈特和奈格里，明确肯定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伍德认为，资本恰恰是借助主权国家这一重要机制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普遍的经济统治。与传统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它不再是霸权国家对殖民国家的直接支